

OCT 13 1933



回族青年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評「新疆事變之觀察」

哈魯尼

自新疆事件發生以來，一般雜誌報紙立論批評的很多如國聞週報，獨立評論，新青海政治評論，新中華，大公報，益世報等等不一而足，其間就事實而公平批論者固有，但於事實之外，強牽及回漢民族的最多，總之現在一般人對於新疆的觀感，尙未脫帝制時代的臭味，茲擇其中主論最偏狹者評原文爲「新疆事變之觀察」載於南京政治評論第五十期作者爲周曙山君。

原文開首便用「當此空前劫運之國難爲私利而起內爭」的罪名加諸回民頭上，殺法是何等利害，繼而絞盡腦汁，「緬懷從來漢回衝突之歷史，遠瞻國際詭詐險惡之形勢」於是有無限之憂懼，憂懼之餘，於是有「遠因，近因，善後」之三段偉論，誦讀之餘，竊有疑於周君之觀察，於是奮筆成文，質之周君：

周君開首新疆事變爲回民內鬥，茲姑先不論新疆事件之原因及事實如何，請問中國今日糟到這個地步，是什麼人的罪過？而現在仍在繼續終日唱「打倒」「擁護」的又都是什麼人？周先生不要太寬於恕己了罷！事實擺在面前，不允我們這樣嚴於責人的。

一 關於遠因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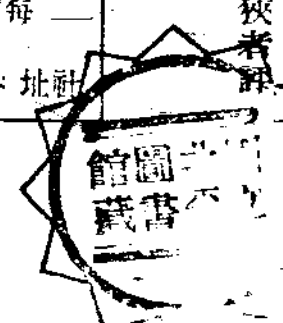
原文說：「漢回雜居，始自唐代，雖迄今已遠垂千餘年，但其間之彼此感情究未十分融洽，故常發生騷擾不寧之流血事件……降至滿清時代衝突尤甚……」據周君的話說，中國回漢人民在滿清以前常發生騷擾不寧之流血，清以來更多衝突，予以爲不然此種論斷非對於中國回教史沒有相當研究，即過受清代史的謬誤記載。考回民自唐至明末期間，不獨與漢民無衝突的事實並且水乳相安試觀明以

第一卷第八九期合刊目錄

- 評「新疆事變之觀察」……哈魯尼
- 新疆政變之結束與蘇俄陰謀之得計……馬述堯
- 新疆果又不安矣……達烏德
- 質馬宏道先生……伊斯麻直
- 帝國主義鐵蹄下被壓迫的民族……尤斯福
- 達園道上……溪村
- 朵旅長之軼事……波
- 專件三

每月一期大洋五分 每年大洋五毛

社址：北平宣武門外教子胡同小寺街廿八號



前中國有排佛排道排耶的事件發生，從未聞有排回的行動，因為回漢民和睦的原故，在此期中回民能够平安繁衍，構成中華民族主要份子之一，不獨兩族人民沒有衝突並且輔佐漢人平亂事，遂強敵，揚威海外。在此時期中，周君謂不靈流血的事件是何所指，歷史上的根據是什麼？尙望以事實爲証，告訴我們！降至有清，回民於乾，嘉，道，咸，同治，光緒六代中誠數有變動，然千餘年來能平靖度生的民族，何以獨在滿族握中國政權的時代，多所變動呢？其中原因不能不加以檢討，滿族當權時代的變動，政治上的不和，抑是回漢人民的衝突，尤不可不詳加研究，在事實未弄清以前，我們不願信口雌黃，以見笑於世人。讓我們看一看歷史上事實吧。

初滿清入關，欲樹立一族之專制政府，不得不摧殘漢族滿族而外，蒙藏諸族，皆易馴服，獨漢回兩族，人衆勢廣，又能相互聯絡，故該兩族人民頓成滿清壓迫之對象，在楊州十日，嘉定三屠，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高壓之下，志士逃竄隱匿（哥老會等組織均是高壓下不得的結合），乃一般民衆以及一般沒氣節的士大夫，受滿清之利誘威迫，用至降服，至於回民，團體夙堅，民族意識強固，仍不斷其反抗工作，大招清廷之嫉，同時一般士大夫爲獻媚清廷以謀得一官半職計，亦不惜排斥回人，爲虎作倀。我們看雍正和畢沅的話便可知梗概：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諭云

「直隸各省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爲國家之

編氓，即俱爲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爲一教，異言，異服，其強悍刁頑，肆爲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

又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陝西巡撫畢沅奏云：

「……臣抵陝後，留心體察，究因地方有司，管教不善所致。非心存姑息，遇事寬縱，即因其回民，而有意從嚴，不辨是非曲直，處置失宜。」

此外如安徽按察司魯國華（暫時委用），廣西巡撫朱椿（任職不久）等任意誅刻，不一而足。是故清初回抗清純係政治革命行動，繼而不肖官吏爲獻媚取寵而壓迫回民，激成回民視線注於反抗爲虎作倀助紂爲虐的士大夫，初無回漢民之鬥爭，以吾人所應當明瞭者，後則清廷拉攏回民，挑撥回漢情感，用致終清之世，回民革命反抗行動，未曾停止。民國以來五族一家，一切均已平等，故回民始終忠於政府，滿蒙藏雖有變動而回民決不與聞，其忠耿之心，望吾中華民族同胞共鑒之。惟有清時代，一般士大夫排回之餘毒，至今未能盡除，民國以來教育上亦未經改正，遂使此種偏狹之傳流思想，日日作祟於我四萬萬同胞腦中，此誠國族之不幸。至於周君之排回思想，大概也是受有清以來的詭傳影響，也未可知，不過吾人深望國人，對於千數百年來獨在滿清時代作過激烈革命的民族，對於他們的一切要有正確的認識，對於他們的過去歷史要有精確的研究，勿陷於拾人牙慧的地步，而後立言成論，才可傳之不朽，不然只有令人發噁。

原文說：「若推原其故，要不外因回教教規之狹而且嚴，——既不與非回教徒聯姻，又不與非回教徒交遊，迄今自成部落，以教御政……」

這一種論到回教的教義和教規上了，我們是何等歡迎國人跳出紙迷酒醉的生活而來研究問題。周君對回教批評了一大篇，我們現在要請問周先生對回教的教義教規，和教民的日常生活習慣有沒有研究？如果有研究的話，請問所根據的書籍都是什麼？周先生懂不懂阿拉伯文，能不能直接讀阿文寫的回教論著？假設沒有深刻研究，只是一知半解東抄西扯的話，那他的論評的價值也就可知了。一切用不着我們曉舌，方是周先生自己明白。嗚呼！「今之學者」！回教人不與非回教人聯婚是不错的，但一個女子或男子，他的對方是回教人而發生愛情，肯於改信回教，一樣可以結婚，並不是絕對不可的。不過回教人因為維持自己的信仰和安於自己的習慣起見，不肯與不同信仰的人結婚以防將來信仰不同，意見不同，而發生離婚慘劇。普通人因意見不同而不結婚，或結而復離的很多，又何怪於回教人呢？至於「不與非回教徒交遊」之論，我們要說周先生少見多怪了，也許周先生沒有回教朋友，所以以己度人乃有「回教徒不與非回教徒交遊」不到之論，我們現在告訴周先生，事實不是像你老所想的那樣，回漢民的社會經濟種種關係是不可分的，不單交遊，並且有極親密的交遊。幸望周先生再把中國社會研究一下，才好！周先生又說：「迄今自成部落，以教御政」，這種論調，愈發離開

事實，試問中國法律對回教人有没有效力？回教人受不受中國法律的裁判和保護？再者中國除中國法律外，在回民中是不是另行一種回教法？尙望周君加以調查！我們知道中國回教人，是守中國法的，中國回教人又何嘗以教御政，即在西北各地，雖有殘遺之王公，亦皆遵守中國法律，所以回王與回民間在宗教和情感上有密切之管結其在政治和法律方面與普通人一樣，不然，新疆法律是專為旅居該地的非回教人設的嗎？周先生的特殊見解，大概是飽讀西洋史後，見昔日索其波斯都以回教法治國所以歸納起來說是回教國均以回教法治國……，中國亦然，不過小前題「中國是不是回教國」周先生未曾想一想，所以結論錯了。這也是周先生太憑理想忽略本國國情的顛倒地方。本來我們貴國讀書人向不重實際考察，別人說，暗也說，又何不可呢。我們又何怪於周先生尊守遺傳之精神呢。

二、關於近因一節

原文近因一節分爲三段，一，馬仲英之策動，二，帝國主義之操縱，三，金樹仁所激成。我們以為新疆事件以金樹仁暴政壓迫爲主因，其他次之，所以我們將原文三段倒置來說：

(一)關於金樹仁禍新的罪惡，原文也曾說及，然而金樹仁的罪惡實不只乎此茲更引証中央特派員陳中的告國人書中數語以茲補充(原文見大公報)：

「……自彼(金樹仁)執政以來，任用私人，殘害百姓，所作所爲，使人民忍無可忍，彼之爪牙更多方助之

，民國廿年哈密纏回不堪師長劉希曾縣長龍協麟之壓迫，起而暴動，金樹仁以其漢回世仇之積念，不知官慰懲凶復聽信秘書長魯效祖（金之同學）之條陳，派兵征剿，軍旅所到，屠殺一空，村鎮荒涼，屍遍於野，其殘酷不仁之狀，難以言喻，人民因軍隊不分良莠，故皆起而反叛，兩年之中，全新人民無一不棄妻拋子，持戈而反金，事件大有醞釀至民族仇殺之途，至去歲冬季，其勢更厲，回軍於十二月十三日佔據鄯善……金由哈密調兵征剿，至鄯善時，旅長熊發有奉令屠城三日，區區小城，死於刀下者計達四千餘人，婦女娃娃逃至山中受飢凍而死者約二千餘人，無辜良民，受此慘劫，實令人痛心憤恨……金樹仁強派漢人為兵，並強迫組織軍隊式之商民團，致人民不能各安其業，此時人心背向不僮回纏漢人亦思食其肉矣。

二月二十七日，回軍進圍迪化……經一日之激戰，將回軍擊退……省圍已解，理應恢復秩序，及收撫百姓，詎料又派甘肅軍官，率隊至西關清鄉三日內屠殺良民一千五百餘名，西關財務，擄掠一空……金氏為安全計，決調吐鄯軍回省，當該軍離吐鄯時，又屠殺托克遜百姓千餘名，該項軍隊抵省時，即開赴長山子剿匪攻克長山子屠殺居民千餘人，軍隊到處屠殺，匪勢日增無已，軍事情況日漸惡劣，致解決之圖，大有空中樓閣之概……

陳中君是中央特派員，並且躬賭實況，所之比較正確，新民處此慘無人道的暴政之下，中央以鞭長莫及未能周顧人民不自起來作直接自衛行動還望誰來？我們此時對新

疆回民只有濃同情之淚再不能說些風涼話，周先生罵他們「不顧國情，操之過急」，然則引頸待金樹仁之屠殺，才謂之願情？才算做小民的正當行動？勸他們「多忍幾日」，然則兩年工夫，還謂不久？勸他們用和平手段呈報中央，試問兩年來中央不知道嗎？當廿年中法考察團去新時中央派有褚民誼先生焦姚二軍事家隨同前往，他們回來後中央還不知道嗎？何以沒具中央對新事有什麼表示，有什麼辦法！以「飢民何不食肉糜」的說法，責備新民豈得事理之平？

再者想推倒金樹仁的不僮新疆回民，一般漢民亦莫不然，何獨責於回民？

（二）帝國主義之操縱

周先生，引用某民領袖在徐州的譚談及新疆旅平某要人以及王驚淵諸人之言論作根據推定有蘇俄，日本，土爾其，英吉利諸國作後台老板，那幾位先生的話實際上是否可靠是另一個問題，周先生既引作根據，當然是承信是正確的，可惜周先生是沒把某回教領袖及新疆某要人的姓名告訴我們，使我們得到更深的認識！我現在也來引別人的譚話來與周先生親作根據的至言比較一下。

六月十二日大公報載南京通信，新疆省黨務特派員宮碧澄曹啟文自新來京報告事變譚話：「……新疆事變之原因遠在三年以前總括言之，即為新省府主席金樹仁措置不當而造成……暴動之回民，雖槍械不足實力遠不省軍，但彼等用古代武器刀槍劍矛之類肉搏，前仆後繼

，勢如潮湧以致省軍顧此失彼，無從鎮壓。……」以上邊的諱語比之於領袖也，要人也的諱論，那個可靠？想周先生自能分辨。所謂「哈密回王爲一親英派英人頗以槍火資助之，使其擴大事變，」及「此次哈密回變，回民器械率爲某國所供給，異常精銳……」大概都是些夢話吧？或者是故張大其辭以表示要人領袖們的恩遠見超絕常人，不過事實自是事實，他們自作聰明，有的價值。他們的嚶語又何用聽？其他如「煽惑回民離叛中國領土，獨立自治，」「成立回族大同盟，與某國有暗中聯絡」種種論調，大都是偏重理想，勿略事實，間或有一二浪人希圖蠱惑，不過都不能動移回民愛中華民族的心吧了。

不過列強略我國日見其急，東北各省日本人利用一不肖漢人脫離我們，西南人受英國蠱惑和我們爲難，外蒙受俄人引誘與我們對抗，造些漢人，藏人，蒙人俱都受外人的誘惑。脫我而去，獨回人始終與大部漢人支撐此古國的局面，我們又爲什麼還猜嫉他們？壓迫他們？現在新疆回民一心一德的服從中央，並沒什麼特別作用，國際關係，已經明昭國人。但是新疆回民數十年來的服從經驗，只是受貪官污吏的剝削與壓迫。此次事件，是新民數十年不平之積鬱的發洩，所以望新疆之邦治；而其結果仍沿襲過去的統制專制手段，舉其仇而任之，其不能德民心悅邊民，大概是很明顯的事。今後的新疆政治，假設再不能設法補救的話，則新民對於新省漢官絕望，對政府失望，則今日之我土新疆，我民新民，將來能不能有意外行動，我們

現在不敢妄言，不過我們想，物不平則鳴，新疆回民如仍受不平的待遇，則其鳴也，實爲事事所允許。

(三) 馬仲英之策動

馬仲英參加新變以倒金，國人對之頗多不直。但是我們冷靜的思想，不以他是回軍領袖而有意加以攻擊的話，我們再權衡事實，則馬仲英入新舉動，也不無可原諒之處。作者不袒馬，不過也不贊成盲目的攻擊。

同人責備他未受命而入新，可是他未入新前，數電中央報告。再者試問十九路軍上海一二八對日抗戰孫殿英亦峰苦戰有沒有命令？是很明白的事實，我們何以加以讚譽？以爲他們是抗日保民嗎？但馬之入新，解新民之倒懸，趨惡政之獨夫，轉邊陲之多事，冒大不諱而爲之，其愚忠又何等可鑒，其行動又何嘗不正當？人何以不察？國人亦未嘗不以其除民賊安民生的行動爲可歌可誦，但一念其爲回軍，則滿清以來之偏狹思想作祟致多言不由衷。

吾人不贊成馬仲英入新，並且贊成馬仲英永久駐新，最爲適當，請言其故：

我們不是想新疆人民與省府有膏肓不分的關係，使省府受民衆的擁護，民衆作省府の後援，一朝有事，新疆官民可以上下一心。奮起抵抗嗎？假設新疆省府能做到這個地步，新疆不是可以變成金湯之固嗎？一切改善計劃可以收到最大效果嗎？試想現在新疆省政府，無論是自封的也好，委任的也好，能够得到民衆的擁護嗎？新省能與民衆接近的，捨馬仲英還有誰？不過他是個熱心的回人，在傳

統思想籠罩下的中國，難以用他罷了！然而這是不是現代式民族國家應有的現象？

(四) 關於原文最後一節

原文最後一節，計分四段：(一)責回民操之太急，而替回民想出幾種活動方式，(二)西康衝突(三)評蒙藏委員會的八項建議，(四)周先生的補論——調和漢回永久和平辦法。讓吾們依照原文的次序來談一談：

(一)周先生罵回民不顧國情，認回民之亂，「爲中華民國之最大遺憾，爲中華民國未來之莫大隱憂」愛國之心(？)溢於言表。不過我們想中華民國之最大遺憾，莫大隱憂不是回民問題而是中央政治的不上軌道，社會經濟的破產，黨派的傾軋，共產土匪的騷擾，帝國主義的侵略，蒙古，西藏，滿州的獨立，這幾種那樣不比新疆事件利害？那樣不是真正的中國遺憾和隱憂？國民反對萬惡的新疆省政府，但是對中央仍是悅服，他們却是中華民國的良善國民，他們揭竿而起，是惡政的反應，是政府放棄愛民保民責任後的結果，假如政治和善點清明些，新疆事件根本不會發生，即使發生有妥善的解決辦法，也不致擴大，即使擴大，政府有能滿人意政治也容易解決。現在新疆雖有組織的進行也不過是光桿省政府，算什麼真正解決辦法！

(二)西康之亂，是西藏民族和我們對抗。青海回軍是和我們佔在一條戰線上的。還望周先生打聽一下才好。若謂因軍隊壓迫，地方人民起而自衛，乃是人民自衛行動，不是漢回問題。

(三)那是周先生與蒙藏委員會間的事，
(四)還是周先生最末一段，也是調解漢回問題最重的提議。原文說：

「吾人對此民族問題謀澈底的解決，必須先站在五族一家之立場上而講彼此文化如何溝通，彼此交往如何密切，彼此感情如何融洽，……：似此根本解決之方，固不能不以教育爲主要手段，但此又不能偏重於學校教育而忽視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之設施，中國社會組織之本位是家庭，於此尤須注意於家庭之改良，以促進宗教思想之轉變，亦所以應時代之潮流，此無他提倡漢回之普遍通婚，推廣漢回之公共社交是已……：」

原文提議很好，不過只是空洞的幾句話，具體辦法是一然沒有。這是我們認爲美中不足的。周先生因中國社會之本位是家庭，於是想到改良家庭制度。所謂改良家庭制度，是不是僅僅改革回教人的家庭？改良的辦法又如何呢？假設周先生是「能言能行」的實驗信徒，就望周先生實際做一回，不知周先生怎樣下手。周先生又提倡從教育(社會，學校)入手，試想現在中國各書店刊印的教科書及歷史(清代)那一本是有科學公正的精神，那一本不是抄襲舊物，不辨是非。在兒童清白的腦筋灌注許多對回民不良的印象，將來的結果能不好？請問現在中國讀書人那個不受教科書的不良宣傳？還說什麼團結。現在一般人那耶穌教徒的作品，作正確的材料，偏入科本，如回教武力

傳教也如殺也……等殊不知西洋自十字軍後耶教徒的教士們於啣恨之餘，有種種不合理性的記載，給回教人造謠，中國新學之興，最先與這般耶教人接觸，所以受了他們的影響而有輕蔑回教的心理。我們舉一個最可笑的例子吧。英文字典 Dine 一字下有短句 [To dine with mohamet] 意義為「死去」若照文而來譯是「與回教人共餐」，兩種事差多遠，與回教人一起吃飯就能說是死去嗎？感情

新疆政變之結束與蘇俄陰謀之得計

馬述堯

- (A) 蘇聯主義侵略在西南亞洲諸回教國所受之打擊
- (B) 蘇俄經營新疆迫切之原因及其經過
- (C) 蘇俄遣送東北義勇軍入駐新疆之重大的意義
- (D) 中央對於新變觀察之錯誤及其影響

A 蘇聯主義侵在西南亞洲諸回教國所受之打擊

蘇俄以唯物論的精神，完成其共產主義之政治；其政治方面，及實業建設方面，幾乎要造成一個機械式的國家，所有人民心靈上之感念也受了物質強行之支配，以唯物論為出發點之各種宗教，在俄國早已摒諸法律保護之外矣，蘇俄憲法明定人民有信教自由，同時也有反宗教自由，此種矛盾的立法可謂滑稽之至；所有帝政時代莊嚴輝煌之教堂，皆置於市政機關管理之下，作為工人俱樂部之用焉，夫廿世紀之宗教的力量，固已成強弩之末；然在其他國家尚有軀殼之存遺，於人類心靈上之陶冶，仍不無養成「人性善」效力，我們根據唯物論的政治哲學，推論共產政治

用事，不合理智之情，見乎顏色矣。

周先生又說「促進宗教思想之轉變，應付社會之潮流」以廣義來解釋宗教，則滿清以來，以及存在一般人心頭上的「排回」是不是「宗教」？應不應改正？

總之，以周先生的觀察，而想作什麼調和大業，收乎很艱，因為周先生本另尚沒脫盡滿清以來傳統專制的臭味！

之精神，其國內一切宗教勢必由其革命成功而消逝，西南亞洲諸國：如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諸邦，為西伯利亞鐵路連繫之區，亦帝國主義者爭逐之場，至於我新疆外蒙等地，更為國界上重要地帶，以上諸地皆為伊斯蘭 ISLAM 教義盛行之地，亦國際上回教民族盤聚之區也，信奉伊斯蘭教義之回教民族，其宗教觀念之深，為其民族最重要之表徵，無論其政治國體經若何之更替，其宗教觀念毫不稍移，雖著名政治家凱馬爾所領導之土耳其政治改革，於政教牽涉之處，對宗教精神未敢少有岐視，以其人民宗教觀念頗深，恐觸其忌而影響其政治上之號召也，蘇俄自定國以後，在西南亞洲一帶諸小國實行其主義之侵略，而當地人民宗教觀念之懇摯，及伊斯蘭信仰之誠篤，結果十餘年來，毫無成效，即就我國之外蒙與新疆比論，蘇俄之經營我西北也，非忽於新疆，而重於外蒙也，在時間上亦並無先後之分，然數載之間，外蒙全省即入

於蘇俄支配之下，新疆又何如耶？抑有進者，以上所述西南亞洲諸地，爲各帝國主義者之統治地帶，所有該地弱小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之困扼，未嘗少減於印度朝鮮之人也，然而統治者在不防其宗教信仰之限度以內，終能於無形中消滅其民族意識之養成，故茫茫二百餘萬方哩之地，未曾發生幾度熱烈的反帝運動，此更足証明回民宗教觀念之深，尤非共產主義所能移者也，此蘇俄之認爲棘手，各列強思爲利用之一點，我國府當祇言西北之重要，對於此種特殊的民性，亦知善爲利用否？

B 蘇俄經營新疆迫切的原因及其遺過

自大戰以經，蘇聯外交本陷於孤立之地位，然利用各帝國主義者國際間之紛爭，得以安然完成其實業建設，但世界二次大戰之爆發，自知不免捲入漩渦，勢不能不有充分的預備，在環境方面，蘇聯既受英法之監視，而土耳其之建國，日本之佔領滿洲，皆足予蘇俄以極大之威迫，將來大戰再起，爲排除土耳其之脅迫起見，勢不能不經營，南亞洲諸邦，藉以牽掣其後背，欲經營西南亞洲，捨新疆則無所據矣，且最近日俄關係日形緊張，滿蒙政策之完成，乃俄國對華政策之最大障礙，爲阻止日本在華勢力之伸張及攫取西北各之富源起見，必將外蒙與新疆打成一片，入於蘇聯之掌握，此蘇俄之急於經營新疆者也，夫新疆已如上述所述，爲中國回民土著之區，伊斯蘭精神與共產思想之鑿柄，其能否侵入，彰彰然不能決之於回民本身也；祇看我中央當局對於邊政之施設如何，及任人行政之得人與

否而定也，新疆在楊增新主政時期，對內雖無建樹，對外亦並擅訂條約爲虎作倀之舉，金代楊政，貪饕性成，倒行逆施，閉關自雄，愚民弱兵；其法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隔絕邊地消息，擅改中央政令；但玉門一關不得通，而伊犁以北不得閉，內地交通既斷，外人勢力自入；天山以北幾成爲俄之外府矣，自民廿年人民憤起，事變爆發，以歷來弱兵以政，人民反抗之力，無法制止，乃編制白俄軍隊，並仰給蘇俄彈源之助，蘇俄遂乘機要挾於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與蘇俄有非法商約之簽訂，一任蘇俄人民在新疆有自由執行貿易之權，新疆土產得無限制的輸入俄境，且所有發展新疆應用各種機械及技師，蘇俄得自由供給並担任之，其第四款又涉及中國司法審判權，此種通商條約，關係國家經濟外交至大且鉅，在中俄邦交未後以前，竟於外國擅訂喪權悞國之條約，所有金氏朋黨悞國害民之所爲，及此次政變所負法律上之責任，竟無人過問，誠吾人百思不解者也，而乘機得權之盛世才劉文龍既爲金某之僚屬，在三年新變當中爲之運籌內外，對於金某喪權悞國之所爲其知耶？否耶？而金樹仁下野西來，徜徉津門，優游之餘，又復發表謠諑談話，於通商條約之簽訂尙謂不損國權，於俄人農田耕種之把持，又藉名爲改土歸流，我堂堂國家尙有法紀官箴之存乎？！我全國人士復有耳聰目明者乎？！

C 蘇俄遣送東北義勇軍入駐新疆之國際上重大的意義
當我蘇馬李杜諸抗日將領之退入俄境也，數萬健兒，

流落異國，雪地冰天，飢寒交迫；經蘇俄解除武裝限制居處，窳絀之士，幾成羶羊，每至一地，而生活科學化之俄人，每人日減五格蘭姆之食量，藉維其待斃之生命，幸我中央幾經交涉，匯以餉需，助以資金，歷時數月，始得遣送回國，而飢饉疫厲，凍餓交迫。不得生還者又不知凡幾，亦云難矣！以上情形，乃歷難軍士所口述，非吾人故爲寫意者也，試問我抗日軍士，越過外蒙而開入新疆者，其如過如何也？係自動而往者歟？抑由於蘇俄之遣送者歟？經爲蘇俄所遣送出於自動者乎？抑受我政府之囑託而爲者歟？同一中國軍士也，何其厚於此而薄於彼也？我再問所有退往蘇俄之軍士有相當之統計乎？且現時尙有羈留於俄境者乎？以上諸論，至吾人極應注意者也，俄人之經營新疆也，非一朝一夕之事矣，就變發生已三年矣，以金樹仁弱兵之政策，所有新省之兵力，率皆吸食鴉片，疲憊老弱之士，遠不及民間武力之雄厚乃猝編白俄數千人，以爲衝鋒陷陣之用，殆今春馬仲英率萬餘健兒入新清亂，金樹仁與盛世才等遂茫然不知所持，而蘇俄對於新疆窺伺之切，早已詳審而熟計之矣，值此混亂之際，遂將訓練數月之東北義勇軍，雜以留住俄境中國共產份子，編制成軍，配置妥適，不計資費，派遣入新，藉應當局之急需，而爲最大陰謀之樹植，此三千軍士不但爲盛劉應付新變之前驅，且爲將來國防武力之幹部，蘇俄之陰謀一則藉以更代白俄軍隊之勢力，一則爲樹植共產政治之武力，以達其經營新疆之野心，而以之應付國際之變化，此我朝野上下所應注意者也。

中央對於新疆政變觀察之錯誤及其影響

新疆省政，自金樹仁執政策以來，一本其歷來邊塞地方傳統的政策，蒙蔽中央，隔離民衆，五六年來，黨治終未施行，中央政令之實際的效力是否能達，更屬疑問，處於強鄰虎視之下，外人勢力之滲透，中央政府及社會人士肯並非毫無所聞，惟中原多故，鞭長莫及，遂甘認昏聩不肖之邊吏，誤國殃民無所忌也，所謂有志西北之士，徒生鮑焦憤懣之歎耳！此中央之疏於事前者也，及事變爆發以後，仍視爲國內局部普遍的現象，不過軍人爭權之一尋常事耳，故一切事變之因果，關係國際之重要，及將來適當解決之途徑，一切皆置諸腦後，一循其處理川戰及一切類似事件之故智，依雙方勢力之消長，而爲任免討代之空令，此種本未倒置養癰遺患之處理方法，施之內地則可，施之於強鄰環伺之新疆則不可，夫新變之發生已三載矣，在此三年之中新省內部情形之混亂，國外勢力之乘便，民間屠殺之大流血，皆不足以打動國府諸公之聽聞，及馬仲英之出師靖難也，中央方聚精會神，疑慮叢生，遂惑於劉文龍盛世才等捏造之消息，及廿五年未曾抵新，而竟爲新疆代表者之敗類，奸言之攪弄，不謂馬仲英陣亡即謂事變之平息無事，所有嫁禍於馬氏之所爲無所不用其極，似此種種現象之推移，中央對於新變之認識，更成了皮相的觀察，一若新疆之安危，國權之損益，皆係於馬氏一人之成敗，而數載造亂之新疆當局，反立於無可責難之地位，中央之注意西北，蓋並於此乎？此爲吾人所大不解者，而中央真

除盛劉之令，無異於事後之追認，吾人可先不論國勢之危急，西北關係之重要，單就國內的關係而言，新省政權之誰屬，此為最小問題，中央誠能詳察熟計之，授權於勝者固可，敗者亦可，即授政於事變以外之第三者亦無不可，倘顧及邊政之廢弛，外人之窺伺，國防之重要，則此次新變處理之失當，豈僅在國內的關係而已也。中央既已任命盛劉當邊疆之重任矣，然對於盛劉之為人及其政治思想之主張，及其對外關係之隱秘，有明確之認識乎？盛世才者一落武軍人也，北伐甫定之際，側身南京，備充浮員，及被裁汰，遂加入共黨，在國內各地為逆謀者數載，終乃繞道莫斯科而入新疆，新變之起及其擴大，金樹仁固有不能辭其咎者，而盛世才之從中撻弄，欲藉變亂而施行其陰謀，實有深遠意義者在也，一九三一年與蘇俄通商條約之簽訂，今春蘇俄東北義勇軍之遣送，皆盛某之為虎作倀，在新變初開之際，熟悉新省情形者，輒謂新變之處理，若不解決於金樹仁去職之前，其隱患殆有不可思議者矣。蓋金

新疆果又不安矣！

方羅外長赴迪化飛吐魯番之日，社會人士，都以為新疆政局，必驅于穩定矣。盛劉果堪寄邊疆之任矣。孰知羅外長方抵吐魯番，馬仲英即列隊歡迎聽候訓話，其服從中央之熱誠，盡流露于外。同時繼回，萬人空巷，遮道訴苦。回族之真實處于被壓迫地位，馬子才亦非若其他之奪主席爭地盤之流者可比。多日未曾割破之悶葫蘆，已霍然于中

某之出走，亦不盡由於民衆之反抗，而盛世才數年來倒金謀變之野心，亦有令金某不堪戀棧者也，果然自金某走後，盛世才乃以劉文龍為掩護，私立名目竊據大政，而中央竟依皮相之觀察，片面之聽聞，對盛劉二人為追認之令矣，夫新疆當西南亞洲之腰膈，為我西北之門戶，以蘇俄視之，誠為一運用國際變化之根據地也。如能置新疆於支配之下，我西北各省皆成建瓴之勢，而西南亞洲之經營，土耳其背後之牽掣，更足以完成其應付國際之策略，其對於新疆之經營，十餘年來，在就疆各地商業之施設，農田之開發，已完成其初步之計劃，而此次新變之結束，又造成其根深蒂固之勢力，最可注意者，為東北義勇軍在蘇俄所受之訓練，及其遣送入新之用意，此項武力不但在新變當中為當局飢不擇食之中心武力，亦將來國防軍隊之幹部也，此次頭腦顛變共匪雜入之武力，益之以思想不正確之領袖，欲求其為國效命，不亦憂憂乎其難哉，望其國人注意及之。

達烏德

央大吏羅外長之心目中矣。不意羅外長方離吐魯番，馬仲英在迪化之代表張雅韶等，立被扣禁。羅外長與中央之消息，立即斷絕。盛劉二害民賊以向之施諸黃慕松者，又施諸羅文幹氏。是以新省近日之真像，究竟如何，吾人又不管墮入五里霧中。然新疆政治之局面，又掀起風潮，自無疑義。盛逆之跋扈邊疆，濫用權力，尤無疑義。余在第七

期曾推測新局，必不能告安，不幸而竟中吾言。明知一系之回族，並未得到利益，雖欲爲之伸冤去害，然邊境遙遙，徒爲無益。吾人無所怨。所怨者，厥爲政府之處理失當。夫何故？

第一，政府未能認清新疆，何以改變？新疆改變實爲被壓迫之民衆，反抗統治階級之政治革命，及弱小民族求解放之民族革命也。于此局面之下，政府應如何消滅獨裁跋扈之統治階級，及實行以同一民族統治其同一之民族之政策，方足以濟時弊乎？而政府始終計不出此，金樹仁走去，盛世才劉文龍應運而生。在政府自以爲負責有人，權爲敷衍。至于摧殘民衆，屠殺弱小，則不問也。槍斃隨員，擅禁大吏，中央威信，掃地無存，然此皆非罪大惡極，苟能暫爲內向，不事兵戈，政府亦無不可容忍。夫權力脆弱之中央，本不足怪。然被積壓已久之新疆民衆，應如何之倉皇股慄。弱小求解放之回族，應如何之失望。蓋名雖去一猛虎，實則添二飢狼。何日能出水深火熱之中乎？我回族自和卓木兄弟，被人攻滅以後，早爲異族所統治，處于淫威宰割之下者久矣，國內民族一律平等，全國黨化之下，婦孺莫不知之，而新疆一仍滿清封建之舊，統治階級皆爲非回族，此爲平等之現象乎？夫劉文龍本新疆助桀爲虐之老官猾吏，盛世才爲內地不得志之共產黨，在前者回族深爲領袖，痛恨已極，在後者主義不同，最易破壞其對伊斯蘭之信仰。此二人皆爲回族所欲得而甘心者，政府奈何使之掌新省軍民二政。縱漠視回族而不顧，國內民族平等之真義

，亦不恤乎？且割裂民族，藩籬簾動，我問題嚴重之西陲邊防，亦輕之若滿蒙耶？政治無清濁，民族分高下，新疆何能告安？

第二，政府未能認清回族，回族爲最有民族觀念及國家觀念之民族，非若滿洲之處于被決被治情況之下。亦非若蒙古之爲赤俄所利用。亦非若西藏之以英國爲背景者。關於我回族之特殊精神稍具有西北眼光者，莫不知之。以此次羅外長之吐哈密與吐魯番，諸回族仍以爲滿清之欽差大臣也，莫不頂經持香，跪迎羅拜。共不明現代政治真相，因甚可憫，而其國家意識之濃厚，亦可見一斑。試問我民族割裂之中華民族，尙有此毫不瞻貳，傾心內向之民族乎？我革新之黨國，果一仍滿清之霸權軟化及武力屠殺之政策是不啼倒行而逆設，以促國族之割裂。須知新疆爲回族之新疆，在現時政治組織及國際上強存弱亡局面之下新疆實爲中國之重要省區。我西北回族在中華民族中亦佔極重要之部分。政府爲求中國政治組織之完整，及求邊疆之鞏固。豈可將回族所應得之利益，一筆而抹殺。以現時之新疆而言，主人翁之回族，始終立于被冤舍屈之地位。執政者爲非回族之統治階級，且該統治階級日以摧殘民衆，屠殺回族爲快舉。政府亦不之顧，政權云乎哉，民族平等云乎哉！

第三，政府對於馬仲英認識不清，故新省政局日呈不穩之現象。馬仲英爲內地回族人，以宗教論之，與西北回族信仰同一。金樹仁壓迫回族，回族不能容忍，故求援于

馬。西北回族，非深知馬者也，徒以信仰一致故，乃不疑馬亦以信仰同一之回族，被人宰割，不能坐視而不救。故進兵新疆，爲民除大慝。是馬仲英在民族上，宗教上，與西北回族之關係有如此也。馬仲英爲中央新編三十六師師長三十六師乃國家之軍隊，馬仲英入新時，固堂堂正正之中央軍也，以中央軍而靖亂，實非師出有名，計之良得者哉！是馬仲英之與中央關係，又如此也。中央與新疆，相隔萬遠，政府之與西北民族最格格不下者，厥爲不得回族之信賴，而欲求民族之鞏固，邊疆之安全，所最需要之人物，舍馬仲英其誰？最需要之軍事勢力，曷若邊疆臨近之中央三十六師？而政府計皆不出此，睽其用意，不外西北政權，若交諸回族，將來之西北，必呈割據之局面，其實西北政權，果皆交諸回族，回族本其濃厚之民族與國家意識，發揮其愛國護族之精神。于黨國領導之下，與他民族相共存榮。則我西北邊疆，雖有朝不謀夕之險，而實若磐石之安。較之一二軍閥餘孽，倒行逆施，行將斷送我邊疆者，何如耶！或者政府以爲不奉命之人，難可寄託。實則不然，馬仲英固國家觀念極深之軍人，榆關失守，馬竟痛哭終日。西北將領，未有一人能通電請纓者，馬獨爲之。電文激楚，國人驚異。我回族營長安德馨，殉國之事。傳聞肅州，馬親爲之祈禱，并激勵部下。馬之國家觀念，固極濃厚也。至若責馬不待政府之覆命，而入兵新疆，失去軍人服從之精神。然當時情景之下，馬亦有難言之衷。三電中央，不爲失禮。若顧回族，則必憾于中央。顧國家，則一

源一系之回族，將爲人殺亡殆盡。二種意識，交迫于心中孰是孰非，慧人難斷。後聞土耳其，有組織東亞軍之說，馬始決爲出兵。余認爲此種違命出兵之價值，與馬占山龍江之役，十九路軍上海之役，實爲相等。較之驅逐主席，槍斃隨員，擅禁大吏之盛世才劉文龍輩，視中央如草芥，輕命合等具文者何如哉？黃慕松不知馬仲英，亦未見馬仲英，故中央更不能對之有相當之認識而羅外長抵吐魯番之日，郊迎三十里者爲馬仲英。請求檢驗軍隊者，爲馬仲英。齊集操場，聽候訓話者爲馬仲英。馬仲英果真爲好亂犯上之人哉？

九月二十六日，報載馬仲英又將迫近迪化。此種事實，吾認爲可能。夫何故？馬仲英幹部，在吐魯番善鄯哈密一帶，合民團約三萬餘槍，枝齊備。南疆回族皆聽其領導。取迪化，實易如反掌。其停兵不戰之日，則爲黃慕松到達迪化之時，用意則在靜待中央解決，不應再事兵戈。蓋中央對於害民賊，自有辦法也，不意羅外長一至吐魯番，與馬仲英即互相諒解，盛劉恐不利于己，即將馬之代表，扣禁于迪化。盛劉又將以魯黃慕松者，而魯羅文幹氏。馬仲英不能不有所舉動也。又盛世才爲共產黨，對於信仰伊斯蘭之人，備極屠殺，馬仲英始終爲愛護回族者，不能不有所舉動也。

總之，新疆政治組織之不健全，民族間之不信賴，甚於各地。我賢明之政府，不可一誤而再誤。請注意者，新疆究竟以何種政治勢力，建設于民衆之上乎？何種民族可

爲統治階級乎？何種民族絕不應再爲統治階級乎？且新疆同族唯以宗教上及民族上之感情，加以維繫，方能引起其同情心。否則應用一切手段，都爲無濟于事。且此時環新疆之各回教國，亦莫不思利用回教，維繫同族之感情，藉

質馬宏道先生

伊斯麻誼

宏道先生於十二年前，目睹中國回教之日就衰微，回民生活之日就窮困，青年立志遠大，思將有以拯救之，乃奮然遠離祖國，跋涉重洋，就學於回教先進國之土耳其及埃及，在馬君留學期間，中國回民，莫不以馬君爲中國回民將來之救星，而中國一般回教青年，對馬君之期望，尤爲殷切，蓋彼等將來從事民族運動，擬將以馬君爲領導者也。馬君留洋十二年，以祖國教義之不昌明也，乃攻歷史，攻哲學；以祖國回民教育之不發達也，乃又專攻教育，積十二年之苦學，終於得到碩士學位，即報紙亦與馬君以「回教學者」之頭銜，誠可謂名副其實，今馬君學成歸國，中國回民如上海，如北平，莫不表示空前熱烈之歡迎，而尤其牛街回民，因親鄰之誼，莫不出迎街前，亦真可謂萬人空巷，伊斯蘭學友會同仁，因此次馬君歸國，殊非平常留洋生可比。諒必滿載挽救整個中國回民之計畫而來，正可以請馬君作領導，腳踏實地，作些有益回民之事業，乃於月之十五日，公宴馬君於西菜順飯館，時間本定下午五時，及時學友會十餘人，皆準時而到，惟馬君或以事故，六時半方見如約而來，經一介紹畢，馬君即開始其自

以揮發其侵略之野心。我中華民國能否，亦使內地回族以宗教上及民族上之感情，加以維繫，使之立于黨國領導之下，爲我國之強有力之民族乎？

由式之談話，首述留學動機，再述留學經過，及歸國後感想，激昂慷慨，痛哭陳辭，謂：「宏道將以身許宗教」，謂：「宏道將爲宗教而犧牲」，謂：「反對宗教，即反對祖宗」，其言語之沈痛，其態度之誠摯，聆之誠足令人爲之泣下！馬君致詞畢，不待席散，即告辭而去，因席間馬君來去匆匆，致我等祇用耳恭聆馬君高論，而未用口向馬君求教，殊爲遺憾！惟對馬君之簡短談話，不無疑點，謹書於此，願馬君不卑固陋，而有以教之也！

(一) 中國回民問題，依先生高見，是否專從宗教着手，便可解決？依先生當日談話，似又對此問題之答案，爲肯定的，吾人須知：歷史事態之演變，至今愈爲複雜，如此二十世紀之年代，若再以中世紀之眼光，解釋現實一切事物，則不免有緣木求魚之誤，試觀中國回民現狀：論教育，其情況殊爲可憐！回民百人中，無一人求學者，絕對大多數之回民，皆不學無術，其情形較諸漢滿等族，實有天壤之別！提倡回民教育，增高回民知識，此正回民中知識分子急切重大之責任，先生豈得避而不談？論回民生計，其狀況尤爲可憐！大多數回民，皆呻吟於經濟壓迫之

下：西北災民，東北難民，以及內地回民之啼飢號寒者，直不可以數計，吾人若生活現狀不能維持，則一切事情，皆談不到，而解決回民生問題尤為我輩青年之責！論政治，其情況則令人睹之寒心！千餘年來，七千萬回民，皆處於異族宰割壓迫之下，而不可反抗，最近新省事變。雖可表示回民因不得已而反抗之一二，然尚非有計畫的整個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先生供職中央，為中央官吏，以地位言，或有不便為此者，但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亦曾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及民族自決自治，今我輩本以上主張作民族運動，正所以實行三民主義，烏得謂反對中央？總上以觀，教育問題，生計問題，及政治問題，皆為回民當今急待解決之問題。而為我輩號稱回民智識分子之最大責任，何以先生不此之圖，而偏撇去一般回族青年，另走一路？但此處有應向先生解釋者，我非反對先生作宗教家，我反對以先生之資格，以先生之學識，而將畢生精力，用來專作一個宗教家，因現在中國回民問題，異常複雜，非專從宗教着手，便可解決，事實俱在，莫可諱言，先生留洋海外歸來，已有多日，當能目睹耳聞，無須再為喋喋！總之。我不希望先生成一個單純的宗教家，或空洞的理論家，而希望先生作一個回民的事業家，及民族革命家！

(二) 先生當日談話，曾言：「將以身許宗教」此言猶恐在座諸人不信，復起「反對宗教，即反對祖宗」之響，是先生將以全副精力，專作宗教運動無疑矣，然敢問以

專作宗教運動，為解決中國回民問題之計劃為何？此計畫敵人亟願聞知，望於公餘之暇，亦知一二，有人謂：先生回國後，所以作此論調者，為恐懼「老阿衡」之嫉視，此說吾實不敢相信，因若先生並此勇氣而無有，則一切可以休矣！日前在牛街聽商人某君談：「今日赴車站歡迎，明日赴車站歡迎，等歡迎來了，却去各奔前程，究竟對咱們有什麼好處？」此言亦有是處，惟先生赴南京供職，為解決經濟問題，亦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吾人甚可原諒，吾人以為在京供職，正可利用環境與地位，與回民多作此「好處」也！

(三) 先生談話中，曾謂：「中國回民，現在缺少一個「蔣介石」，此言先生將何以解釋？中國回民，何以缺少一個「蔣介石」？其原因何在？此種個人主義之思想，根本不能存之於二十世紀的現代，況中國現有蔣介石在，何以尚不能強勝起來？何以仍受帝國主義者的宰割？豈中國回民有一個「蔣介石」，一切問題，便可解決？此言吾實不敢相信！敵人以為：中國回民，現在不需要一個「蔣介石」，而為：凡一回民，皆需要受教育，皆需要吃飯，皆有衣穿。而尤需要在政治上得到其應得之權！此處仍有向馬先生聲明者：我與先生，素不相識，更談不到其有好感與惡感，我為此文，完全本愛護先生之心，站在回族青年之立場，向先生求教，其中或亦不免有誤解先生之處，先生如肯不吝賜教，則又敵人無任歡迎者也！

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被壓迫民族

誰是弱小民族，誰是被壓迫民族。不是旁人，大多數都是信仰回教的民族，東起滿洲蒙古，而至摩洛哥，北起俄國之斯鐵浦，南達爪哇中非洲，凡三萬萬左右的回教徒們，雖大小的程度不同，而都是一樣的在深底的旋渦中，受帝國主義者的侮辱，虐待，榨取，慘殺等等的壓迫，過着呻吟，悲憤，恐懼，愁苦，煩惱的生活，這是如何可驚可怕而可憐的事啊！所以爲解除回教民族的痛苦及謀人類永久的幸福計，打倒帝國主義是當今回教民族所應急速振奮興起的，但是本題所論列的，不是專爲回教民族，乃是包括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因爲民族解放不是僅僅回教民族本身覺醒就能以成功的，必須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共同立在一條戰線上去奮鬥，才能有希望。故其他被壓迫民族，都應該叙及，都應該討論，以指出共同的利害和共同應取的方策，這是本篇的義意。

著作附誌

民國二十年五月於舊都河北省國術館。

緒論

地球上的土地面積共有一萬三千四百萬方寸，其中就有一萬萬方寸以上，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全世界現在的人口總數是十九億五千萬，其中十二億三千四百萬，實爲被壓迫民族的人口，約占總數百分之六十，其餘除去屬於蘇俄聯邦的一億四千三百萬，中歐諸國二

億六千四百萬外，統制被壓迫民族的帝國主義者的人口，不過三億六千四百萬，約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九，這樣大量的土地供帝國主義者的使用；大多數的民衆作帝國主義者的牛馬，爲何到了這種地步？這完全是帝國主義者仗着他們勇銳的軍隊，雄厚的經濟勢力，狡猾的外交手段，以威脅利誘欺榨，視弱小民族如俎上魚肉，生殺予奪一任自便，這種陰險毒辣的居心，橫兇殘暴的面目，使我們不能觸目傷心而震怒切齒的！然而天下的事總是物極必反，壓迫愈大，反抗亦隨之而起，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弱小民族，政治上被壓迫，經濟上被壓迫，以及種種的虐待，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不得不死裏求生，挺身而鬥了！所以弱小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也一天一天的隨着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如迅雷怒潮而洶湧澎湃的起來了！

自然，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壓迫，是非常殘酷的；拘捕，拷打，殺戮種種的慘行都作出來的，然而革命的怒潮並不因此而平息下去，他們爲爭自身的生存，爲了民族的光榮，不惜冒白刃，飲鎗彈，斷頭流血而不辭，肝腦塗地而無悔，前仆後繼，萬死不辭，伏屍如山，血流成河，還是勇往直前，死而後已，這種壯烈的精神，真是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與日月爭光，與江河並耀了，民族解放之血，將灑成自由之花，我想總有一天他們會達

到目的的，土耳其，波蘭，芬蘭等國不是終久實現了麼？帝國主義的崩潰，總不過是遲早的問題罷！

當今民族解放運動的怒潮澎湃的時候，我們不能不研究少數的壓迫的帝國主義者和多數的被壓迫的民族間的關係，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步驟，民族的現狀和解放運動的經過，而探得我們應取的行動和努力的對象，好一同加入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戰線上。殺出一條血路來，以求人類真正的自由平等早日得享，世界的大同早日實現。

第一章 帝國主義國家的特徵和侵略的步驟

第一節 帝國主義國家的特徵

帝國主義國家者乃是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到最高程度，所形成政治的經濟的兩重極端殘酷的侵略和高壓主義，把廠艦政策作為最後之一逞的，因此之故，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弱小民族的運命，就沈淪於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九的帝國主義蹂躪之下，永劫莫拔！致歐美帝國主義各因其環境的不同，故對外侵略的動機，也就不同了，有為政治上之動機的，有為經濟上之動機的，有為軍事上商業上之動機的，亦有合數種動機而促其侵略的，要而言之，其動因雖不同，而其壓迫蹂躪威脅弱小民族窮兇侵略的面目確是相同的。

一時代的政治生活不過是一時代經濟生活所表現的方式，國家也不過用以維持這種經濟生活的工具。近代帝國主義活動的原因和目的，也完全脫離不了經濟的背影，所

謂民族向外發展，是資本家發展，國力對外伸張，是資本勢力的伸張。總而言之，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結晶，列強拿雄厚的資本，一方面發展國內的工商業；一方面又投資工商業未發達產生落後的弱小民族國家於是就發生經濟帝國主義。自十八世紀末期英法經濟學者提倡自由貿易的主張，各國的商業漸漸達到經濟的國際主義，但是十九世紀末年，歐洲各國國家主義的運動阻遏自由貿易的發展；雖然是因為產業發達的結果，使彼此間互生密切的關係，但為政治勢力的優越起見，不得不盡量擴張經濟的勢力，經濟帝國主義，就發端於此，這是十九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特徵，釀成國際間紛擾的爭端。歐洲產業發達的結果，各國熱烈的爭奪殖民地 and 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產品，而殖民地的擴張，現在已變成純以經濟的利益為目的，各國對於低廉原料的怎樣取得，大宗商品如何銷售，殖民地的經濟勢力如何擴充，都苦心焦思，且夕縈繞在各國政治家的腦海中，自一八七八年以後，歐洲諸國的爭端，已漸從內部的傾軋，而移到掠取殖民地市場的侵略競爭了，因此之故，弱小民族遂變為帝國主義者的牛馬，其居住地遂變為帝國主義者的宰割物了。

第二節 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步驟

帝國主義者既拿經濟作前鋒，拿武力作後盾，於是運用政治手腕奪取海外弱小民族的居住地為殖民地，以為購買原料，和銷售商品的市場，他們對於弱小民族，或以海陸空軍的勢力，強迫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侵蝕他們的權力

；或是久駐陸軍和停泊兵艦於各險隘港灣，以便隨時的恫嚇；或是利用軍閥以助長他們的內亂，而從中取漁翁之利；或是租借軍港和開闢商埠租界以爲侵略的根據；或是開設銀行，以操縱他們的金融；或是建築鐵道，以壟斷他們的交通；或是經營航業，以左右他們的海運；或是誘借巨款，以各種利權作抵押，以圖佔他們的富源；或是廣設學校教堂及新聞機關，以懷柔煽惑他們的心；種種奸策，不一而足，但最毒最烈最易收效的方法，就是經濟的侵略，請看以後所述帝國主義者宰割非洲和侵入亞洲的經濟情形，就可以知到了，由上所說，可以見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多半先側重於經濟方面，而拿武力作後盾，最後才施展政治手腕，至於近世紀來她們的侵略，確不分什麼步驟，乃是三者並進的了。

第二章 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

第一節 帝國主義者從被壓迫民族掠取生產原料

帝國主義是建築在工業資本政策上面的，他們維持着毫無限制的大規模的機器生產的制度，所以原料常常缺乏，於是不能不向經濟落後的民族拚命掠取，譬如英國的紡織業是很發達的，但是大部份的棉花却取給于埃及和印緬（據英商部的統計，英國每年由埃及輸入的原棉，當在三千萬磅英金以上）英國的毛織業也很發達，但是羊毛差不多全仰給於澳洲新西蘭等地，（英每年輸入新西蘭羊毛值一千五六百萬鎊，輸入澳洲羊毛值二千五六百萬鎊，佔澳洲對英出口貿易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英橡皮工業的

原料，完全是西蘭和馬來半島的供給，尤其食物完全靠着坎拿大和新西蘭，這便是所謂『食糧控制』政策，美國內部的原料雖較豐富，但是因爲特殊產業的需要，仍然不能不向被壓迫民族掠取，橡皮工業的原料三分之二以上，是取給於菲律賓的。石油的大部也是在亞州取給的，日本從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原料的缺乏，更比英美爲甚，工業柱石的煤鐵，差不多完全靠中國朝鮮的維持（朝鮮耕種棉花的面積有十七萬三千四百町）羊毛木材也是大部靠滿蒙的供給，尤其食糧一項，與中國朝鮮台灣琉球有不可分離的趨勢，所謂『滿蒙積極政策』糧食問題，究屬一大原因，法國的工業繁榮，也是建築在被壓迫民族的物產上的，安南的米和樹膠，蘇丹的棉花，摩洛哥的穀物，中國的大豆，而最重要的，是法國的主要工業——紡織的原料棉花，也是大部靠殖民地輸入。

第二節 帝國主義者向被壓迫民族輸出過剩的商品

資本主義者一方面實行大量的機器生產，另一方面因爲資本聚積的結果，本國社會缺乏與生產相應的消費力，因之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而補救這種缺陷唯一的方法，便是向被壓迫民族輸出過剩的貨物，（因爲獨立國家常有堅固的關稅壁壘），例如日本的棉紗棉布砂糖玻璃機器等商品，每年輸出中國的佔日本輸出的貿易總額二成五分，一九二七年朝鮮輸入外貨的總值，爲三八三，四一七（千日元）而日本所佔的成分二六四，四七九（千日元）一

九二七年台灣輸入外貨的總值爲一八六，六六九（千日元）而日本所佔的成分則爲一二一，一〇八（千日元），法國的大宗製造品也是靠被壓迫民族做尾閘的，大宗的棉織物，金屬器具，摩托車等，是靠阿爾日利亞和安南所購買，大宗的糖是靠摩洛哥所銷售，還有大宗毛織物要輸進中國（據統計單就法國對殖民地的工業成品的輸出，一九二五年總值達六，六六一，九六一千佛郎，一九二六年增至九，一八七，六〇八千佛郎，）英國的主要工業，要算棉織工業，一九二六年的價額達金一億七千八百七十八萬磅，但是他的銷場差不多完全靠亞洲殖民地和準殖民地，占英國工業第二位的毛織業工業，靠中國爲銷場，（輸出中國總值年達一千萬兩上下）此外鋼鐵工業的輸出，也是依賴着需要機器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來購買的，美國對亞洲的貨物輸出，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美國對亞洲的貿易在全額百分之十以下，但在一九二七年，便增至百分之十九了。

第三節 帝國主義者向被壓迫民族投出過剩的資本

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特徵，便是資本的聚積，然而資本聚積的結果，即不外表示資本階級以外多數人之日趨貧乏，因此資本在國內已無再行榨取利潤之可能，而形成資本之肥大症，乃至吐出無法，投下無地，資本之效用，遂完全喪失，爲救治種種矛盾計，對被壓迫民族的投資，實爲必然的結果，例如法國一九二六年在殖民的投資總額

達七十萬萬佛郎，一九二七年美國在亞洲被壓迫民族及澳洲方面的投資總額爲九億五千萬元，在南美各弱小民族的投資額爲四十九億一千七百萬元，在殖民地坎拿大的投資額爲三十二億元，日本對華的投資，據一九二八年日華實業協會的調查，竟達三十五億元，其內容爲對滿洲投資十三萬萬二千元，對華借款七萬萬元，此外在各地投資尚有五萬萬元，帝國主義者在被壓迫民族中投資的競爭，比殖民地或銷費場的攪奪還要劇烈，這種事實，從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以及所謂新銀行團，他們對華借款的競爭，便可以看出。

第四節 帝國主義者向被壓迫民族榨取低廉的勞働力

在資本主義又成熟的工商業社會中，一般勞働者的生活費較爲昂貴，而且法律所賦予勞工的一切權利，資本家是不能不履行的，但是在被壓迫民族中間，這種情形便不同了：他們大半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生活程度是很低下的，而且他們的農村經濟經過外來的資本勢力掃盪而後，大批的勞働力便會從土地解放出來，這種事實，我們從東方被壓迫民族中——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便可以顯明的看出，資本主義者瞧着這樣大量的低廉勞働力自然不能不垂涎三尺，於是英倫的紡織工業，便會移到印度來，同樣，各帝國主義者的工廠——尤其是英日——也就在中國境內開設，荷蘭有名的「強制種植」法令，便是利用東印勞工，做他們作物生產的工具，美國的橡皮樹政策，便是榨

取菲律賓土人的勞力滿足他們原料的需求，此外，帝國主義者在被壓迫民族中，是擁有政治着條約的特權的，他們不受駐在國政府法律的監督，所以對於勞工，尚可任意剝削或竟施以虐殺，上海青島以及滿洲歷次日廠虐殺華工的事件便是明證，去年國際勞工局長多瑪氏在華考察勞工結果報告有云：「中國雖接受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於一九二三年立法規定成年工人的勞働時間每日十小時，童工未滿十七歲者每日作八小時，男童未滿十歲女孩未滿十二歲者，概不準僱傭在工廠內做工，但在事實上，因為中國連年內戰，租界及割讓地未收回，中國主權不能及於外人所設之工廠，所以此種法律始終未見實施，漢口許多工廠裏作夜工的尚有多數婦女兒童，年齡在十四歲以下者；上海的繅絲廠中，六七歲的孩子們，都在那裏每天十一小時的工作，中間只有一小時的休息，工資近年雖略增高，却仍不足維持一家人的簡單生活」由此也可證明帝國主義者榨取被壓迫民族勞働力的兇猛了。

第五節 帝國主義者向被壓迫民族移植過剩或失業的人口

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建築在「自由競爭」上面的，爲使競爭有效，於是一方面不能不節省勞力減輕成本，而在另一方面，則有繼續不斷的生產手段的改良和新機器之採用，可是勞働市場的供給，是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這樣不平衡的供求，失業，便爲當然的結果，帝國主義者爲着彌補社會的缺陷和消滅社會的危機，於是不能不藉殖民

地或準殖民地做消納失業人口的尾閘：譬如一九二七年英保守黨內閣的主要政策，便是與勞働失業勞工向殖民地移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勞工之移住於各殖民地的，計二十六萬餘人，政府支出的補助金，也達四百餘萬磅，法蘭西的人口生殖率雖不高，境內雖還沒人滿之患，但是因爲失業問題無法解決，法政府也不能不獎勵勞工外移，北非一帶的移民，近來已增至七十餘萬，安南的法僑亦逐漸增加，日本積極向台灣朝鮮以及我國滿蒙移民，那更是人人知道的，他這種政策雖是由於日本人口過多，然而安插失業工人，至少也是原因之一，這種事實，我們從日政府拓務省所定關於移民東三省中國朝鮮的新計劃第二條所規定的「由政府招集失業工人及貧農，予以相當教育，由拓務省指導移住事宜」便可以看出。

由這幾種關係觀察，資本帝國主義者內部的經濟組織，實含有不可思議的矛盾，社會革命的危機也就遂着這種矛盾的擴大而日益尖銳化，但是資本主義現在尚未崩潰的原因，完全是恃着這五種方法榨取被壓迫民族的膏血，一方面調劑經濟組織的矛盾，一方面緩和社會革命的爆發，明顯的說，他們沒有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原料的供給，龐大生產事業便馬上停頓；沒有衆多的被壓迫民族做他們的主顧，大量的過剩商品便會堆積；沒有經濟落後的國家供他們利源的開發，過度膨脹的資本便會成爲廢物；沒有被壓迫民族供他們的剝削，便不能吐出殘餘利潤以緩和本國的勞工革命，從種種方面看來帝國主義是寄生在被壓迫民

族經濟掠奪上面的，被壓迫民族是他們的續命湯，所以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便是他們致命的打擊，被壓迫民族解放

達園道上

在去歲大水氾濫，武漢告警的時候，我的朋友靜君回南去了。因為我是個北平人，無形中成了一般外來的朋友的東道主，為人作嫁的把戲，我是演慣了。尤其是靜君他把我的家鄉，看作他的家鄉一樣，因為靜君他是與我同一信仰的回族人，乍到北方，感覺種種不便。他的太太宗教意味，尤其濃厚。漫說飲食不輕于苟且從事，就因宗教而與他族不同的風俗習慣，都不能隨便漢化的。他常到我們家中去，我母親愛他極了，時常說道：「難得這個女兒家，離鄉背井，還不忘掉了教門，他的丈夫也是很好的人。」當他們來到北平的時候我母親便呼我的名字道：「波！社會上你熟練了一些，他們家裡有什麼辦不了的事，你去替他們辦」。所以靜君家中的事，少不得我常去照護。雇老媽，找回回廚子，我都替他們幹過，還記得他們結婚的日子，我的姑母，伯母，和母親都來參加，髣髴出聘女兒一樣。他們的許多女朋友，來得很多。都是年紀很輕和裝飾得非常整齊。我的姑母等看來，常然是非常稀罕。在他們看起這些老太太們來。非常驚異。「那裏來了這些鄉下老太太呢？難道是從四川接來的麼？」在那一天，我沒有公議，也沒有禮物。除給他們畫了一個牡丹花外，還得了靜敏婚禮的總務主任頭銜。敏是靜君太太的名字。不過到

後，不但帝國主義在世界上不能生存，就是列強內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也是必然的及於崩潰。

溪村

了晚天，便卸了職。

他們回南的時候，我沒有送去。他們的箱子及零星的物件，存放在我們的家裏。在數個月以前，他們自重慶來一封信。除當然的客套外，還寄來一個女孩兒的像片。在今年春天，我離開家，作蒙古地之遊了，日本飛機，威脅北平。我家中都逃避了，唯有我父親看守不行。我正在草地裡過太平日子，毫不覺得。當我回家的時候，我父親和我說道：「軍事緊張的那兩天，別的東西，不打緊，就是敏的東西，我不放心」。

有一天，我上成達師範學校去了，得到新民一電話，說是靜君來了，現住在省黨部。這日，我並沒有歸家，薄暮的時候，我就到了靜君處，年餘不見，風致猶昨。他無論怎樣的打扮，他總是一個念書的人。因為他的注意力，已然被書本支配了，便不顧其他一切，所以他的衣裳，雖不入時，或是皮鞋磨白了，不能擦油，他却也毫不理會。一直和他談到半夜，方才休息。

靜君出了城，到我的家裡去。拿著細竹作成的枕頭墊子，給我父親來用。并買了些四川土物。在我母親和姊妹們，當然是先問敏的消息如何。在我父親便安慰他一路的風塵跋涉。我便與他談起振興回教民族要怎樣的作法，

才爲合適。差不多日要西沉了，還兀自說個不住。我便急了，問道：「你還進城嗎？不要再耽擱了。因爲路上楊槐叢生的地方，道路狹窄，常有歹人出現。好在路上清涼，我們一同走來，還可說一些話。」他向我父親說道：「明天我要搬到達園去，達園非常幽靜，還可安心看書。所苦的是東西多，轉運非常困難。並且達園附近，沒有回教飯館子，真有許多不便。」我父親說：「明天咱們的火車，拉高粱去，不能用。波你進城，想辦法去吧。至于回教飯館子，京西到處都有。西苑陳府都可以尋得到。我和靜君起了身，天色晚了，黑寺前的密樹林，已呈濃綠色。朝西的有些鮮紅，因爲是夕陽殘照的反映顏色。一路上遇見到一些人，有的是放羊的，有的是賣雞蛋的，還有進城要賬的商人，騎著驢，慢慢回來。」

第二天，我約莫著到下午「榜答」的時候了，立刻起來，自己去打臉水。往屋中一看，老馬，經一度的炊水後，又倒頭睡了，我不忍驚動他，便靜悄悄的推着自行車，撥開了大門，一直夠奔省黨部去。走到和平門，腹中有些餓了，便到一個羊肉舖裏，胡亂吃些包子，不一刻，到了省黨部，遠遠的望着一個老漢和一個後生，坐在排子車上，鬍鬚等人也似的。我下了車問道：「你是西北公學老馬雇來的嗎？」隨着問他的名姓，原也不是外人。他住在牛街，也是回族人。並且還有一些瓜葛。向他說道：「請你老多等一會兒。」我到了黨部的宿舍，進門一看，靜君和敬之仍然未起，但是箱子網籃，却也整理得非常完整。大半昨天一定

忙了半夜罷。我便拍桌子，把他們驚醒，又匆匆忙忙的整理了會子。行李上車的時候，我便把車夫向靜君介紹道：「他是一位穆士林，車上不必跟人，一切可以放心」。因爲昨天靜君爲無人跟車，很思慮了一會子。

我和靜君出了西直門，雇上了洋車，到K大教授的宅裡去。一路上青樹兩行，白石成道，塵土不起，又髣髴歸綏道上了。遠遠的來了一些駱駝，在道旁土路上走。駱駝的隨着駱駝的行動，便前倒後仰起來。我心中忽然感動，便以爲此地並不是北平，乃是內蒙阿拉善的草地。我並沒有坐在洋車上，乃是騎在駱駝上，和我同行的伴侶，並不是靜君，乃是患難三月的述堯。難道那邊來的駱駝，是給班禪磕頭的蒙古人？正在凝想着，忽然前面來了一個拉穀子的大車，走在石道上，隆隆作響，把我驚覺。我自己不覺得一笑，心中說道：「這是那裡的事情呢？」坐在車上，最容易使人沉寂起來，不一會，我的心境又變幻了，心中想道：「都說回教民族，唯沒有知識的階級，他們的族性和宗教性特別大。知識階級，就很少自信力至于政治階級也就很難說他是個回回了就像前清的『官到二品就反教』那句話，和現在自命不凡的青年，絕口不談宗教，豈不是一個証據呢。但是現在的現象，鬍鬚不是如此。回族中一些有政治地位的人，他們並不遠宗教，尤其是一般回族青年，他們的民族意識與民族特性，頗爲濃厚。實際上也是非常親近教門。就拿靜君說吧，他現在脫離了家鄉，並沒有伊馬木的監視，也沒有家庭的束縛。但是他非常嚴

格，絕無一些的通融，尤其是把飲食問題，看成一種最嚴重問題。想到此地，我心中又鼓舞起來。走到海甸，便岔道了。原來是往燕京大學東門去，還得要穿過南門。好了，趁着這機會，游逛燕京大學吧。好個寬大的地方，髣髴到了萬牲園也似的。除去高聳的樓房古色的寶塔，及曲折的道路，使人心胆澄澈外。心中還有一種感覺，總覺得是資本主義的大示威，或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不是有這樣的痕跡呢？

K教授的宅子，是朱門高階，頗為壯麗。耳聞得教授是位歷史教授，何以這樣的闊綽呢？到了屋中，真是古香古色使我心地鎮靜起來還要留我們吃素飯，我說：「深謝先生，但我信仰回教的人，素飯也不能通融呢？」靜君和K教授商妥了「決定暫時搬往達園。我便隨他出來。我兩人自上午跑到現在，已幾乎二句鐘了。肚中覺得有些餓，遠遠見著一個飯館，白帳子挑出來，上面懸著一個藍幌子。我和靜君說道：「眼前那個館子，一定是教門的，如果不是教門的，也可以吃。因為是藍幌子，他賣的是兩面錢。」說著，便進了飯館，屋中裊裊得雪也似的。牆旁擺著七長八短的桌子，倒還乾淨。在吃飯中間，忽然想起了一件工作。掌櫃的姓戴，非常和氣，我向他說道：「燕京大學，有沒有穆士林念書的？」他便擲手道：「一個人也沒有，我不禁狐疑起來。燕京大學是基督教會的學校，不容許回教人呢？或是回教人怕傷他的信仰，不來這學校呢？吃完飯後，我又和掌櫃子來打聽：「達園附近，有沒回教飯

館子？」掌櫃子說：「離達園約莫二三里路，是西苑。有很好的回教飯館，陳府也有，不過離達園更遠一些了。」我尋思道：「在秋天天氣不甚冷，往返奔走，還可以對付。要到寒風大雪的時候，却是一件難事了。想到此地，心中便不愉快起來。靜君當然是也帶出一樣的愁容。吃完飯，便又進了燕大東門，很稀罕的徘徊了一會。出來西門，一直夠奔達園而來。我雖生長在鄉間，西山一帶，却也走了許多次數，偏偏不認得達園。走到了一個石橋，正是車馬拐灣的地方，路旁站著一位警士。我便問他去問路，他向西指著那赫垣重疊，綠柳婆娑的地方便是，不要再過去，過去便是頤和園了。我看了看，正和望兒山成一條直線。

達園真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虎皮石砌成的牆。牆外是石頭道。道旁石隙，都長成鮮綠的草。楊柳沿著石道，披拂起來。走到裏面更有一番清幽的氣象。假石水榭，都配得非常好。簡直是一個大花園子。靜君到三松堂，看了看房屋，雖說十分整齊，但是久無人住了，滿屋塵土，四面青草叢叢，倍覺荒涼。我看太陽快西斜下去了，約莫著排子車，離此不遠。我便和靜君出了達園，尋找教門飯館去。起先順著牆垣，往北走去，過了一座破廟，便有許多的破落人家，但無一家回回。到了盡頭，便是蘆葦蕭蕭，一湖清水了。我非常焦急，只可往西邊去，遠遠望見幾個婦女，在柳下洗衣裳。旁邊一羣雪白的鵝，正在那裏剔毛。我說「何不向那些婦女們打問打問呢？」不過走了幾步，又橫流在前，不能過去。只可又往回邊來，忽見從高

梁地裏出來一個老太婆駝背，白髮，抱著一繩豆子。我到前面便摘下帽子，很恭敬的問道：「老太太！費心，那裡有回回飯館子？」老太太很費力的看我一眼，鬚鬚是老眼昏花了，似明白不明白的說道：「那邊便是掛甲屯，街西住著一個老太太，是你們人，開燒餅舖已二十餘年，非常好。但賣飯不賣飯那却不知道。」我喜歡極了，心中盤算道：「橫豈是個回回，一切事情都好辦。」往南步幾步，就是掛甲屯。進了一個小城門，便是街道了。街道很窄，屋子很凌亂，街西有個席舖，隔壁是一間門面的燒餅舖，方盤懸在窗台上，上面擺了些麻花和油餅。屋中橫著一個方桌，兩條板凳，房子雖小，還有裡外屋。裡屋的門上，粘著「塔阿以」。從裏面出來一個老太太，的確是老邁龍鍾了，頭髮幾乎都要脫盡，但是他的臉色，很表示出健壯的顏色來。見我二人進來，趕緊揩桌子，以為是吃燒餅的，並沒有說旁的話。我便站起來問道：「老太太，是穆士林嗎？」老太太委實明白，聽我們這一問，就猜著我們是回族人了。便笑起來說道：「先生，我是回回，亡夫趙阿訇，是京北有名的爾林。我有兩個兒子，都是作小買賣生活，很艱難。我今年七十四歲了，本可歇心，但是二十年的買賣，不忍拋棄，同時可以減輕兒子的負擔。小孫子我還要供他念書呢？」我一聽他是老阿訇太太，倍加禮敬，說道：「老太太，我這個朋友，他是四川穆士林，教門很好。他住在達園，此處附近沒有教門賣飯的地方。沒別的，少不得早晚麻煩你老人家。我們穆士林見了異鄉的穆士林，總

覺得是一家人似的。」老太太聽說是四川穆士林，不禁驚奇，連忙說道：「呵！你是遠來的回回，我住在此地，並沒有兩家回回，我不願來還有誰來顧？不過此地是小去處，買不出什麼新鮮的東西來。我也老了做不出什麼好滋味來。」我說道：「沒有別的，不過是家常便飯，由你老配置呢，但他是南方人，不慣吃麵，請你老買些米來作飯。」老太太點一點頭說：「很好，頭一天我叫孩子上海甸買米去，第二天便來作。」我很唐突的說道：「至于飯錢，差不多差少，全有我呢？」說至此地，我頓覺失言，而老太太緊接著問我：「先生你貴姓呢？」我連忙說了姓氏。老太太越發親熱極了說：「你原也不是外人，你家老太太和我娘家是至親。今年春天，我到你家去，你父親把我攙到屋裡，讓我來吃飯，親近極了。你父親是好人，你父親是造化人。」說著，便不佳的上下來打量我，隨著說道：「我一到你家，我心中就喜歡。」這時，我也糊塗極了，不知怎麼一回事，臨出門的時候，還叫我給家中帶個好去。靜君非常滿意，認為吃飯問題，算是解決了。

靜君說：「我在廣州求學的時候，是苦于沒有教門飯館子，遇到一位八十幾歲老翁。他的教門很好，我和他一起來吃飯，宛然家人父子。我離開廣州的時候，他幾乎要落下淚來。不想今日又遇到這樣的一位老太婆」他又說：「穆民吃飯切不可大意，我在家的時候，灌縣縣長是個回族人，我同他到了一個和尚廟吃了些素齋。我回到家中，我母親便罵起我來，說是不應當吃和尚的飯。我說是素飯

呀，我母親說：「現在不是清潔與否的問題，乃是信仰的問題。」

排子車到了達園後，車夫很誠實的整理完畢後，日將西沉了，離平還有十餘里路，我也敢久留，就回到學校去了。

朶旅長之軼事

朶旅長回族人，供其名。慷慨有膽力。幼時，即奔走海內外。年二十許，隸新疆劉指揮部下，以能稱。劉指揮，一搖鈴賣藥者也。楊增新惑之官于新疆，幾四十年。新省政變後，授指揮職。事無大小，悉以咨朶，朶亦忠謹，省軍壓迫羈回已極，死人如麻。數千羈回走入葫蘆峪，困不得出。劉指揮圍甚急。羈回故勇悍。且耐饑渴，數日未食，不死。敵來犯，槍無虛發，劉亦不敢輕入，將老其師，使坐斃。劉指揮每用兵，朶作戰最力，敵僉畏憚。此役攻纏，朶以回族故，殊鬱鬱不得志。劉亦以朶爲回族也，乃稍稍遠之。是時羈回之被圍，已四五日，朶度纏頭頻將餓斃矣，轉思曰：「指揮遇我厚，不可背之，然坐視數千穆士林弟兄死而不顧，媿生又復何樂，不如與之俱死。」乃入帳獻計于劉曰：「不殺賊羈，何以示軍威，擁兵不戰，亦足以縱寇。且此峪多歧路。羈將逸去，願假兵數千，直搗虎穴，以縛諸羈。」劉壯之。適彈藥至，將運前方，乃使朶押之往，劉指揮既而悔之，乃急檄屬兵追朶，必殺之。朶率諸軍走不往兵寨，逕越山，直入羈營。見諸羈

隔了三五天，我要到他那裏去，使頭天給他打了一個電話，還約了一位甘肅回族朋友去拜訪他。吃飯的時候，有牛肉燉藕，炒雞蛋，還有一大碗羅芭湯。那老太太出來進去，忙個不止。彷彿家裡念經，招待阿訇那個樣子似的。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作于馬甸西村

波

，朗道賽蘭，纏不信，大驚，欲遁。朶頭曰：「爾等無疑我回族也，謹以安拉作證，我爲劉軍，劉指揮以盡殺回族

回教之團結精神

霍維周說：一回教的團結力，是人人曉得的。他們曾經欺辱過歐洲人。他們同歐洲人抗戰了數百年，歐洲人竟莫能如之何。雖然有過十字軍東征的壯舉，但究竟未能把他們征服了。他們這種團結精神的來源，是由于有組織。默罕默德大教主，你說他是大宗教家可以，你說他是大政治家也可以，你說他是大軍事家也無不可以的。就是現在基馬爾再造土耳其的原動力，你能不歸功于默氏所遺留下的團結精神嗎？這些話我們不能全部確認，但論及回教組織之嚴密，及團結之精神，我們正當自勵。

爲快。然不忍我族類盡殲賊手。餓糧若等食之，彈藥若等用之。夜半，我將殺劉指揮，以雪讐，火起，若等可逸去

也。「纏頭皆呼安拉，拜曰：「敬如命，願主賜汝安寧。」二更許，朶率兵返，劉指揮以其凱旋也。不意朶軍猝至，殺聲滿帳外。方驚疑間，朶已持槍入，面失色。劉愕然，方欲展問，彈已貫腦。劉仆地下死。全營火起，昏夜中不辨誰為敵，相攻殺不已。纏伺已久，夜分，見遠火星星，不敢動。少選，火勢轉大，已滿天紅矣。乃橫殺而出，

劉軍益駭。方抵敵間，馬仲英兵復至。劉軍逃竄，然走無路，悉殲焉。是役後，新甘回族，莫不知有朶將軍云。余赴西北時，道經哈喇喇拉該。猝遇風雨，駝不能行，乃與駝夫相聚談。楊君者，歸綏之回族青年也。為余言此。余曰：「此固回族之精神也，不可以不傳。」惜乎回憶縹緲，尚有脫落者。

專件

(一) 回族團體控告金樹仁餘孽張鳳九呈文

呈為張鳳九擾害新省破壞邊政誣毀中央墮亂法紀懇請立予褫職懲辦以肅官箴而維法紀事竊以張鳳九為金樹仁之餘孽當金氏掌新政時因資緣而得長該省駐京辦事處受任以來即以朦蔽中央欺騙省府為能事金樹仁遠在邊陲於中央政事毫無所悉原本奉命維謹未敢稍存跋扈奈張鳳九不明大義僅為謀固個人地位見好金氏起見不恤破壞中央威信虛構中央弱點阻碍中央政令妄報新省邊情致上德不能下達民隱未能上聞而金氏遂得暴戾恣睢專橫無忌繼致百出荼毒吾民終使民衆忍無可忍鋌而走險致釀成空前民衆直接革命之巨變增國家邊防之憂貽中央無窮之累幾使大好河山成爲不可收拾之局面推原禍始實由張鳳九朦蔽誤有以致之也即以哈密民變而論先是金樹仁例行逆施橫蠻壓迫擅消回王職位沒收回王財產激動全民反感惹起回疆巨變東南重鎮相繼淪陷詎

事變業經二年迪化被圍二次而張鳳九竟敢指使金氏共同朦蔽中央不向中央呈報一字回潮迪化第一次被圍之日國外電訊俱已喧騰而張鳳九猶復於報章發表談話公然否認其事孰知口血未乾巨變即起想 鈞座尚能憶及事實具在不難覆接故新事之擴大至此金氏元禍省殃民其責任張鳳九實應共負之也故論新變者輒謂金樹仁固可殺而張鳳九則尤死有餘辜也此次金氏被逐以後張鳳九以金樹仁之代表復搖身一變而為盛劉之代表投機取巧無恥已極此次為見好於盛劉起見胆敢在京秘密活動散布謠言危害國家虛構中央弱點秘密電告盛劉極縱橫捭闔之能盡挑撥離間之巧於中央特派黃宜慰使赴新宣慰之際種種佈署尙未就緒張鳳九為遂其破壞之陰謀起見竟敢虛報新省情況函電紛飛堅請中央轉令黃公隻身入新而於黃公到新之後則又致電盛世才謂

黃宣慰使別具野心另有懷抱若不及早圖之遲則恐將爲害是盛劉此次之悍然不顧一切而敢於中央有所威脅對黃使橫加侮辱者亦皆由於張鳳九教唆指使之故也查張鳳九爲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乃中央之高級官吏今僅爲個人私利之企圖胆敢於光天化日之下首都所在地公然作破壞中央威信之陰謀暴露中央之弱點捏造無稽是非阻礙宣慰工作喪心病狂至於斯極使政府果有紀綱天下尙有正義則張鳳九將受何種制裁而今反沐猴嬉遊正慶彈冠具或將加官進爵永爲其世襲之新省駐京辦事處長矣政府之制裁奸逆者果應如是乎且尤有進者張鳳九原爲甘肅縣人冒籍而爲新省代表從未一履新地與新省實無多關係前因岳綠金氏而得充斯職今復以出賣中央而聯輝其位新省人士莫不知其罪惡早欲得之而甘心即盛劉亦明知其狡詐萬惡絕不可靠然現仍欲利用之者實因彼對盛劉以明悉中央政情易於聯絡爲餅而於中央則又挾盛劉以自重利用此兩不相接之局面週旋其間買賣空以逞其個人私利之營求藉以延續其政治之壽命要非我新省任何一方面所信服故中央撤懲張賊與整個新局實毫無影響更何云投鼠忌器哉敵會等於新局內容稍有所知於張鳳九爲人亦知之甚諗深以爲中央不圖整頓新政則已非然者請自撤懲張鳳九始張鳳九一日不去新局一日不安蓋以彼逆陰賊險狠反覆

西北回教留平學會宣言

中國回族。最爲弱小。屠殺宰割。從爲奴隸。今所謂回族。即歷史上之回特勒各民族也。後經伊斯蘭教義之

無常素以挑撥離間顛倒黑白見長即如最近彼因羅部長赴新前曾往莫干山小住即散布羅公與馬占山有所接洽另謀他圖之無稽謠言企圖中傷羅氏又如於中央有任命李杜爲新疆林墾督辦之傳聞彼復妄遞呈文先發制人公然發表談話反對中央跋扈專橫溢於言表是其把持新局破壞邊政之野心仍未稍戢迄無悔禍之心苟中央不予嚴加制裁任其所爲恐新省所謂三次四次之政變必將接踵而起新局前途之糾紛將有加無已矣同人不敢竊以爲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政治到隆首重紀綱人心維繫允推正義反觀古往今來之中外歷史未有綱紀不振正義不張而能立國者此次張鳳九擾害新局詆毀中央逆跡昭彰舉世共鑒今中央不加誅究而反容其公然侈談新事儼爲新局中惟一之權威是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無惑乎社會之側目而視羣疑中央之所爲也敵會等爲國家紀綱計爲社會正義計爲新省前途計用敢將張賊擾新事實擇要爲

鈞座陳之敬懇

鈞座當機立斷迅將張鳳九褫職查辦以肅官箴而維邊政實爲德便謹呈

行政院長汪

西北回教留平學會

中國回教青年學會

北平回民公會

伊斯蘭學友會

融會。而成今日之中國回族。千餘年來。因國家意識充沛。未曾携二。相依互助至於今日。唐宋元明。爲國屏藩。在

中國民族史上亦有相當之供獻。逮夫滿人崛起。華夏淪亡而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亡國滅族。屈膝求榮。國人之民族思想。從此破碎。故有清一代。拚挖奮鬥者。唯我回族。順治元年。丁國棟。擁明延長王朱謙鐸。曾復明於河西。事雖慘敗。忠烈永存。滿人仇回。實因此。其後同治之役。杜文秀。白彥虎。馬明心等。或發難於西北。或申義於西南。不堪其帝王暴政之壓迫。為漢回民族。作復興運動之先聲。悲夫功敗垂成。清廷大施屠戮。滇南之白骨。疊成邱山。西北千里。絕滅人烟。惡戰十餘年。犧牲百千萬。而親愛之漢族同胞。未曾予以同情。史冊記載。莫不以回匪目之。過去之沈冤。至今莫雪。此回族在中國歷史上。所受不平等之待遇也。光復而後。吾黨高唱民族自決。將為世界人類申正義。國內同胞。將共存共榮以相安。故北伐戰役。回人執戈前驅者甚夥。不幸十七年北伐軍克復平津之日。即甘肅臨夏臨潭河湟開始屠殺之時。此回族在革命成功之後。又特遭遇之不幸也。至對於文化政治經濟諸端。如何扶植。使同躋於平等。而黨國多故。未嘗顧及。今特將中國回族。在文化政治經濟諸端。期求援於國人。而自圖救者。願為國人告之。回族以回教為民族中心者也。回教教義。非消極之出世。如佛教然。而實為積極之入世。以求人類之共同生存。而以博愛和平為原則。並非樹一特殊集團之國家主義。亦非違背一切倫常。絕滅人紀。而以唯物是視。不顧一切之社會主義。其必相愛相助。以導人類於永遠唯一信仰之指導下。以求大同世界之實現。然其

宗教所至。即民族性。團體之所構成。小我主義。個人主義。自然消滅。以中國今日人心之死。民族性之亡。而回教主義。適合救國之需要。望黨國對於回族。除灌輸黨國文化之外。更宜扶助其固有宗教文化之發展。絕不能以一特殊集團之學說思想。麻醉青年。使忘其本來之宗教與民族。此何異變相之消滅。共產黨。施用此術。故為世界洪水猛獸之患。主持人類正義者。絕不宜有此動機。至於政治地位之平等。亦並非賣空買空。收納流氓為民族代表。尊封王公喇嘛。以羈縻愚夫愚婦。為民族平等之掩飾。首都弱小民族之代表林立。而邊疆人民。任人屠戮。不但援助無人。而且呼籲無路。其真正代表民族之首領。中央則敬鬼神而遠之。寧使其挺而走險。絕不能與之合作。外蒙西藏。即其先例。今後政治之措施。黨國須先遵行黨教。於弱小民族。予以自決自治之機會。中央直接領導扶植。必告安無事。至於回族經濟地位。以西北為生存之根據。吾人對中央開發西北之決心。極力贊同。然西北財源。絕非派兵遣將所能開發。以西北現有物產。養西北原有之民。尚且不足。荒涼苦旱。連年饑饉。論農耕則年祇一收。論鑛產。則深藏嚴穴。並非人力所能取。必須憑藉大規模之機器。方能興辦。然以交通之不便。即一架抽水機。尚不能運於西北。其他更屬理想。今日開發西北。當先從交通始。絕不能先從派兵遣將始。以言屯墾。展開西北地圖。至甚宏大。然不知多數為沙漠不毛之地。若有良田美地。則洮水東西岸之回民。何至以楊芋充飢。日祇一食。號稱富

庶之臨夏。亦缺乏燃料。而以牛羊之糞代之。新疆少有可墾之地。然甘肅隴東洮西一帶之回民。均皆同治之役。官庭屠殺之子遺。黃土沙邱。飲食俱無。此項民衆。尙待安插。以內地而論。回人經濟之落後。毫無基礎。都市碼頭。小販嘍叫者。皆回族人。若派有汽車者。作官西北。以求榮。何如將此回族窮衆。運移邊陲以謀生。以上諸端。望國人多加援助者也。至於回族在國家立場。與蒙藏不同。相依互助融會爲一。豈能携二。亦俄虎視西北。與以宗教爲中心之民族。絕不相容。而西北亦禍未能波及者。亦回人之力也。故回族擁護國家則共存。分裂則必亡。望國人掃除以往岐視之念。今後勿再以謂非我族類者。其心必。至於此次回疆之變。乃疆吏庸愚。壓迫所激成。中。威皆另有意度。當東北淪亡。熱河失守之際。正

伊斯蘭學友會執監聯席全議第四次紀錄

時間 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時

地點 西單清真寺

出席者 李翼安 丁正熙 王農村 馬述堯 穆樂天

楊新民 薛文波

穆樂天 記 錄 馬述堯

籌備本屆大會案

a 時間 十月一號(下下星期)下午一時

b 地點 西北公學禮堂

當川黔內戰方酣之時。國人視之。未關痛癢。回疆官吏。割據自雄。殘民以逞。回民羣起而逐之。以中國之回人。取中國回人之回疆於貪婪橫暴之官吏。並非背叛黨國。此則。楚人之弓。楚人得之。何求之有。而全國上下。莫不驚駭指責。將以爲回人別懷異志。而結果以屠殺回人者。爵賞封地。援助弱小者。目爲盜匪。輿論之辱罵。片面之宣傳。以快一朝之私憤。此種舉動。徒在彼此之間。留一不良之印相耳。劉盛之任命。中央自有之權衡。回人何敢後言。而汪院長曾言之。主新疆者。須民族平等。信教自由。今後盛劉之行動。中央必能負責担保。吾情唯求民族解放。並非攘奪政權。望國人予回人以正義之援助。而黨國亦必予回人以自決自治之機會也。謹此宜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日

c 新會員之調查及通知回民特刊登載啓事

各報登載啓事世界日報晨報華北報

(二) 熱行委員會提案

a 修改簡章

b 充實回族青年內容

甲增加篇幅至少以二十頁爲限

乙增加項目 國際政治，翻譯作品，小品文藝。

將小言改爲短評國內外經濟評論著作評論

